

四川「袍哥世界」，男人加入袍哥如过江之鲫，有「十男九袍」之说；她是女流，当上袍哥舵把子，雌霸一方，实为异类！

女袍哥

长篇小说

戴善奎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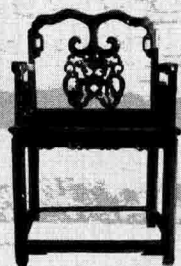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戴善奎◎著

女袍哥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袍哥/戴善奎著.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
2014. 9

ISBN 978-7-220-09236-7

I. ①女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35165 号

NU PAO GE

女袍哥

戴善奎 著

责任编辑
装帧设计
责任校对
责任印制

陈小梅
杨 潮
袁晓红
王 俊

出版发行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
网 址

<http://www.scpph.com>

E-mail

sichuanrmcbs@sina.com

新浪微博

@四川人民出版社官博

发行部业务电话

(028) 86259457 86259453

防盗版举报电话

(028) 86259457

照 排
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

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

170mm×240mm

印 张

24

字 数

370 千字

版 次

2014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

2014 年 9 月第 1 次

书 号

ISBN 978-7-220-09236-7

定 价

38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“彭舵爷被官府逮走了!”

铁鞭镇上，惊人的消息瞬间传遍。

彭子固是袍哥总舵，这一方的关火匠。光绪三十二年中过武举，为乡人所敬仰。后设武馆授徒，铁鞭镇上“操扁挂”的娃娃，很多都是他的徒弟。这些娃娃一大，都成了各乡强人。“紫光阁”袍哥总社成立时，彭子固最受拥戴，成为“一步登天舵爷”。连昌县县知事新到任，都要到铁鞭镇拜会彭总舵。

殊不知，这一次新来的县长林远大，却派差役一链子将彭子固锁到县上，说彭是“毒枭”，是昌县鸦片久禁不绝的“祸头子”。

这倒没有冤枉彭子固。晚清禁烟甚严，烟贩子见一个逮一个，市面上很难买到大烟，烟价也就飞贵。那些饿捞饿虾、不抽就要死人的烟鬼，竟然舍得花十几个大洋买一两烟土。乡人说：“哪里是烧鸦片烟？烧的是金子！”绅粮吴高斯就是这样的烟鬼，钱日塌完了，就一亩地换几两鸦片。

大烟，就是彭子固卖出来的。乡人说，只有彭子固才有这个屁儿劲，敢在朝廷禁烟最严之时，照卖不误。保正、团总们好像也都是瞎子，看不见这码事。

昌县不产烟，鸦片都是云南迤西产的“夷方货”，彭子固是咋样把“云土”弄来的？那是天晓得！瘾客们只知道，要烟的时候，去拜哪座庙子——通常都是彭子固的徒弟娃娃吴盛宗将红瓢瓢的熟烟膏送来，彭子固连面还见不着呢！

送烟的小跑腿吴盛宗，是大烟客吴高斯的独儿。吴家祖上留下四十多间

女袍哥

短篇小說

瓦房、几百亩田地，因为房子多，开起栈房。但是住栈客人只看见吴绅粮的老母亲天天当么师，楼上喊客，楼下招呼，打理栈房，难得见到吴本人——整天都在烟榻上“挺尸”。老母一死，吴高斯更是烟里来，雾里去，把七八岁的儿子吴盛宗也带系成了小瘾客。吴绅粮的女人是“裁缝怕补烂皮袄”，热起来大家热，冷起来各冷各，一走了之。不到两年，瓦房、田地都不再姓吴。

一日，铁鞭镇上来了个青布长衫的先生，茶馆里一坐就打呵嗨，问茶房哪里可以买到大烟，乡人贱视瘾客，一看又来了“烂眼儿”，茶房朝外面檐下坐着的吴高斯一努嘴：“你问他嘛。”青衫客走到茶馆檐下，一看吴高斯便皱眉头：这叫花子一蓬乱发，上面不知有多少虱子蛋，没工夫对付，而是将团花马褂脱下来，先捉钉子头大小的臭虫，里面的绸大褂，烂成襟襟，只有前遮裆、后遮臀的两大片，还能遮丑。青衫客早已得知这是“一杆烟枪烧脱家产”的“名瘾”，便上前一揖，叫了声“吴绅粮”。吴高斯好久没听人这样称呼他了，便一脸粲然地说：“惭愧！我现在是不绅不粮，只有一根打狗棒。”青衫客说，这怪不得你，要怪只能怪“阿芙蓉”，不抽就要死人，哪个愿意死呢？我现在就“饿烟”饿慌了，难受得要死，请吴绅粮指点，哪里可以买到烟？

于是，吴高斯就把他带到了彭子固的大屋前，吴盛宗在门犬的叫声中出来，见自己没出息的老汉儿带来了新买主，仔细打量了长衫客，青脸鹄皮，像个瘾者，进去禀报过彭子固后，对青衫客亮出一拳两掌。十五两纹银一两烟？价追黄金！惊得来者张开嘴，齿冷般喝了几口气，还是抖包包地凑了十五两银子，买了烟土。

当吴盛宗跟着彭子固被押到县衙大堂时，才发现堂上的林县长，原来就是那买烟的青衫客，才晓得县太爷微服私访，来者不善，这回真的“涨水了”。

林远大县长查过家谱，和那位禁烟名臣林则徐虽不是直系，却也是远亲。这位名震华夏的族人虎门销烟以来，一百多年过去，鸦片非但不绝，竟是越禁越多，糜烂城乡！他也曾到英吉利考察，发现这鸦片输华之国，反倒没人吸食鸦片，真是己所不欲，加之于人！长此下去，中国人只怕要像远古埃及

人一样，消失在自己的土地上了。林远大恨得咬牙切齿，发誓有朝一日，一旦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，像先祖林文忠公一样，禁他个干干净净。

彭子固被扣的第二天，便有人向林县长呈上一万大洋银票，足可买一个院子！千里做官为求财，彭子固把林远大量干了。

林县长一见对方如此出手，便知能量之大，容易节外生枝，不敢怠慢，连夜向省上督军呈文，飞马报于省垣，请诛大毒枭。督军批复“斩立决”。

消息一出，昌县轰动。各乡看杀头的，纷纷拥入县城。林县长怕彭的袍哥兄弟伙劫法场，早早通知了团练局长王文燊和新军连长邱玉亭，从县衙到杀场，沿途警戒。大小数百家商铺，尽都关门，一来怕发生交兵，二来也想去看看杀头。挤挤挨挨的人群，赶庙会一般排队而行，却很难走到砍人的昌县大桥下沙滩上，那里早就被抢占。其中很多是跑得快的半截子么爸儿，有的边跑边喊：“达达嗬，出北门，河滩上，看宰人！”

小女子白荷就跑在这群娃娃的前面，到了河滩，想爬上那里的一棵树，树上早有了人。白荷不管，还是爬上去，前面树丫已被“灯草娃”展金海占了。白荷还是要挤到丫枝上，灯草娃说，乘不住两个人，白荷抓住他的后领口往后一拉：“那你过来嘛！”灯草娃差点摔下去。

威震四方的舵爷彭子固本来是坐木笼囚车出发的，看杀头的人把每条街道都塞得满满的，囚车要通过，就要硬挤，发生踩踏。林太爷下令，将其拎出囚车，由四个壮汉软抬着，穿过人巷，像抬灯草似地弄到大桥下。

沙滩的空地上，已经站好了有名的宰手余大汉。余大汉之所以出名，不光是一刀断颈，人头滚地，还爱随身揣一馒头，头一滚，颈血一喷，他怀中掏出馒头，便蘸血而啖，谓之吃“胆大馒头”，多半是有人订了货的。

为求简单快捷，沙滩上不置桌案，不立柱头，只设一把太师椅，林县长一落座，不读罪状，不等什么午时三刻，立刻问斩。

见县太爷手一挥，余大汉坦臂右衽，手执寒光大刀，走到彭子固面前，喊了声“彭大爷”：“我是端人碗，受人管。今天对不住了！”

彭子固铁青着脸，脸上干涩，毛毛汗都没一点：“余大汉，活儿做漂亮点！不要像那些瘟丧宰手一样，砍球几刀！”

余大汉说：“彭爷，保证你没有时间痛，事情就完了。”

女袍哥

长篇 小说

彭子固又问：“今天揣了馒头没有？”

“咋敢这样？我敬你是条汉子，岂敢冒犯。”

“这你就虚了！”彭子固一脸蔑视。“正因为我还算条汉子，你的人血馒头，才资格嘛！”

余大汉嘟囔说：“要是这样干了，江湖上我咋混？”

林县长见余大汉还在啰唆，喊道：“马上行刑！”

余大汉举起大砍刀，手竟微微发抖。一咬牙，刚要劈，只听邱玉亭连长叫了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几个士兵冲到余大汉面前，用梆梆枪对准了他。余大汉结巴地问：“不，不砍了？”

邱连长说：“我讲的话，你听不懂吗？”

两个兵将枪头直接戳到他那翘拱拱的肚皮上，另一个兵想一把夺了大刀，余大汉一闪手，退了半步，将刀握到背后。瓜兮兮站着，看一看林县长，不知道还该不该执行。当了半辈子宰手，牙齿都吃黄了，脑袋砍了一络耳胡，还没见过这样的怪事情。

端长枪的一个兵卒，见余大汉“不懂事”，骂了声“手拿给你你不吃，脚夹给你你才吃”，枪管使劲一杵，就戳进他那如三月怀胎的肚皮，余大汉一声怪叫，士兵的枪管已见了血。

林县长脸一下就黄了，从太师椅上立起：“邱连长，咋一回事？”

邱连长并不答话，只一挥手，命令部卒：“把人给我带回营去。”

“彭子固是省上批复斩决的犯人，邱连长，你这是劫法场吗？”林县长厉声问道，邱玉亭并不回答，径自走出法场，而他的兵夹起跪地待劈的彭子固，追随而去，林县长命令侧边的团练局长王文桢：“还不快把人犯给我断下！”

王文桢的团丁刚要动手，早被邱部的士兵一对一地举枪看住。有几个团丁的枪支，干脆就被一把夺走。

在人群里的吴盛宗等一帮袍哥欢呼雀跃，积极配合着推搡密不透风的看客，手拉手扩出一条火巷子，让邱连的士卒，夹持着彭子固，从人巷里急匆匆通过。

昌县的人年年看处决，年年头点地，如此劫法场，还是头一次，也许一

辈子都难得见到，反而比看砍头更踊跃，前推后搯，都想看看犯人被劫走的情景。彭子固走到哪一段，哪里就发出“嚯”“嚯”之声，哪里就一片唏嘘，后面的人就拼死老命往前挤，想看清这捡了一条命的人是啥样，把扩路的吴盛宗等袍哥挤成一团，火巷子被封，劫法场者的脚步停了下来。扩路的人直是喊“开水来了”，“注意油锅！”不抵事。

有丘八扣响了枪，高喊：“哪个挡路，就丢翻！”看热闹的人轰一声想散开，却被后面的人挤得铁铁实实。当兵的毛了，骂一声“我让你做挡路狗”，就扣响了枪。“妈吧”一声，前面就有人倒了，旁边的躲闪不及，顿时踩倒几个，绊翻一批，人群如蜂巢炸营般向两边退，街边虚掩的商铺门，都被挤开了好多。有几家铺板太“虚儿”，一牌上在轨槽里的铺板，因为板头糟朽，都朝里倒了，打烂了箩里鸡蛋，案上油瓶。那些退不开的人，就踩着倒在铺子里的人，逃进了店里。道路扩清了许多，仍有些想跑而没有躲开的人，横陈在路上，押解彭子固的士兵，快速行进，踩着惊鸟呐喊的人，只管走。

邱玉亭为啥救彭子固？倒不是彭塞了包袱，而是因为彭舵爷卖的鸦片，就是邱玉亭从云南偷运来的。邱玉亭是滇军讲武堂毕业的，和云南军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清廷禁烟，弄得鸦片价追黄金，邱玉亭一看利大，就将“云土”偷运入川。运烟靠军队，卖烟还得靠地方。彭子固是清末有武举功名的人，又是嗨得开的袍哥大爷。彭的一个武举同年，就是云南讲武堂的教学，邱玉亭一到昌县，向彭舵爷递上讲武堂老师的片子，两人一拍即合。邱部以“部队演习”为名，一次就带来上千两烟土，彭子固自己就是抽烟的人，晓得一么多烟土，突然投放到昌县，势必将烟价大大拉低，不划算。而且目标也太大。倒不如暗中惜售，由他的袍哥总会一个口子卖出，明三不如暗二。

果然，零敲碎打，仅售出一百两鸦片，即收获一千五百多两纹银。彭子固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，仅收取其中的三百，作为袍哥码头开香堂、关公会、迎袍泽等之用，邱玉亭大为感动，佩服彭子固的为人，决定以后双方六四开。

这次彭子固因贩烟而受戮，等于邱玉亭生疮，彭子固挨刀，因此演了一出劫法场。

昌县耆宿、绅商们对于驻军劫法场这一闻所未闻的奇变，都很喷痰。林县长一回县衙，绅商耆宿们就找上门来，说是翻遍二十四史，都找不出这种官军在法场抢犯人的怪事！鸦片祸国百年，中国人被害得最惨，不管哪国的传教士，来了一看，中国人像蛆虫一样蜷在床上抽大烟，没有不摇头的。中国已经从天朝变成了地狱，华人也成了世界上最不受待见的民族。好容易禁烟有了点成效，毒枭一杀，吾县昌明，邱玉亭却来了这一手，真是邪到家了！

最气愤的，还数展培福。这人是从吼江乡顶着大太阳赶来的。

当天的太阳很毒，展培福的夹肢窝下也明明夹着一把雨伞，却就是不用，脸上的汗水淌过又干了，起了盐巴颗粒，还是不用。和他同来的兄弟展培禄，也带着伞，想要撑开遮阳，被展培福骂了一顿“臭假寒酸”，“婆娘家家”，说带伞是防雨的，不是用来养脸皮的。展培禄只好也把雨伞夹着不用。快到县衙时，展培福脚下的草鞋因为磨玉了，差点踩滑，他就把草鞋翻了一转，麻窝子翻上来，这样，一双本来该丢的草鞋，又可以再穿两天了。

展培福进县衙时，才收起那草鞋，掏出一双布鞋换上。那布鞋上补巴重补巴，居然好意思穿来拜客。衙役见这人不仅穿补巴巴鞋，身上衣衫也满是补丁，只比叫花子好一篋片，正要拦，刚好县里开当铺的老板荣之才进来，对衙役说：“不得无理！这是吼江乡的展贤人。”衙役怪怪的看着展培福一眼：身上的土布长衫，竟然是圆口的，连领子都精简了，因为老展认为领子是多余的。那土布长衫的腰间，拴了一根稻草，就凭这“样份儿”，居然是啥“贤人”？不是个“守财奴”，就是“穷虱子”。

“县大老爷，这鸦片烟究竟还禁不禁？”展培福一进大堂，见林县长和众人都在，劈头就问。

知县说，禁，焉有不禁之理。

“稀奇！官军抢死囚，盘古开天地，还是第一回。邱玉亭带兵劫你的法场，救走毒枭，不光是大庭广众之下，藐视民国律令，扇你县长的耳屎，也

是扇省上督军、扇禁烟大政的耳屎，等于在昌县下了一道大开烟禁的‘霸王命令’！把禁烟变成了一纸空文！这邱连长究竟是民国的连长，还是英国烟商的连长？”展培福说。

团练局长王文燊也气愤地说：“我看他连自己姓‘官’姓‘匪’都忘了。”林县长端起茶碗慢慢饮啜，手微微发抖。

展培福拉过展培禄来：“这是我二弟，我们展家的一杆烟枪。今天带他来见县太爷，是想让他当面禀告，邱玉亭劫法场后，‘烟灰’们都在想些啥。”

一脸烟容的展培禄对林县长一揖，结巴地说：“吼，吼川乡的几个老枪，吃不起彭舵爷那么贵的烟，看了今天的火色，准，准备到深山老林去重新搭棚子，自己种大烟。”

吼川乡有一片原始森林，一直有人偷偷在林间空地种罌粟，栽出一种白花烟，阳春三月，真是“一色孝，满山俏”，其冲头香味，虽不及云南迤西烟，却超过迤东土和贵州大烟，烟贩纷至沓来，使得冷寂的林莽，变得热闹，本来只有几十亩地的种烟人，顿感手长衣袖短。次年，便将种植面积扩大几倍。

林远大到任后，侦知了林莽种烟，不动声色。五黄六月，派王文燊率领持枪的竿竿队，突袭林地，县长本人也顾不得蚂蟥、毒虫，抬一把椅子，坐镇现场，看团丁将那些正待灌浆的烟桃，通通掸落，让害人的毒株颗粒无收。又将领头种烟的陈驼子，押到昌县桥下砍头，由余大汉的徒弟执刀。不知那徒弟手艺不精，还是故意吓人，砍了三刀，才将人头砍落，弄得宰手一身血，烟灰一裤儿尿。

抽烟再爽，没有砍头好耍。市上烟难买了，彭舵爷的“大棒”又乘不起，瘾客们纷纷戒烟，有人用中草药拌烟灰做丸子，有人自己用铁链子锁上，戒得鬼哭狼嚎。

而今，好不容易快剿平的烟区，又要死灰复燃，这还了得！林远大将手中的茶碗一下砸到地上，瓷碴儿和滚水四溅：“我今天就去省垣见督军！”

商会会长递上一纸呈文：“县太爷，邱玉亭无法无天，‘污教’至极，全县商界、耆宿义愤填膺，草拟了声讨文书，请代为转呈督军，将邱某撤职，邱连调离，以顺民意，昌明社会。”

女袍哥

长篇 小说

林县长一乘软轿赶到省城。见着督军，先呈上一纸辞呈。督军一看说：“怎么，你要辞去昌县县长之职？”林远大说，这县官没法干了，只有请辞。督军听林县长讲明来由，面现惜才之色：“你是川省难得的禁烟知事，不可轻辞。”林县长又呈上商界、耆宿请求处罚邱玉亭的呈文。督军说：“毒枭烟贩，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我自有公断。”当场写下十六字：“彭犯毒枭，按罪当诛。如再阻刑，军法从事！”并派副官长同林县长一起回昌县。邱玉亭一看这阵仗，一脸橘青，唯唯听令。

彭子固被二度押上刑场，头如蓬草，撕开上衣，袒胸露腹现其戴罪之身，囚车辘辘，驶过昌县大街的石板路，满街都是眼睛，满耳都是嘈声。还有人扯怪叫：“不要又搞假场合，弄个替死鬼去抵起！”“一刀下去，假装死了，红毯子一裹，抬回去又活了。”

这些二话，林县长都听到了。执刑的时候，他专门走近，让余大汉抓住彭子固头发，将脸拉起，验明无误。余大汉将头劈下后，林县长命令将彭的头挂到县衙前一根立柱上示众，以息群疑。

接着收缴鸦片和烟枪烟具的告示，遍贴昌县十八街三十六巷。诛杀歪人彭子固的事，已吓得烟灰们屁滚尿流。但缴烟缴枪的人，阴一个阳一个溜进县衙，并不踊跃。

3

白家大宅里，白震远老太爷照常摆烟盘子，抽他的大烟。

盘踞在他那宽床的蚊帐上的，是一条三尺银蛇，此蛇本来是菜花蛇，白化而成银蛇，十分稀少，成了白老爷的宠物。银蛇本来还在叩头作揖般乱摆脑壳，白老爷的烟一烧，银蛇就老实了，舒舒服服趴着，把头翘出帐顶，置于那袅袅烟雾中，眼睛如小灯泡般发亮。一只猴子，本来在垫了狗皮的窝里打盹，一抽鼻息，来了精神，跳到白老爷榻上，乖乖地守在侧边。白老爷烧了一锅烟，盯盯猴子，又盯盯烟杆子，猴子精灵地帮他接过烟枪，用烟杆子将斗子里的烟灰掏到灰碟子里。又想帮他拿烟膏子，白老爷说：“猴乖儿，这

个你弄不好。我来。”挑了坨烟膏，在灯上吱吱地烧了一会儿，填到烟斗里，烟雾一起，猴子就半闭了眼，很享受的样子。

“爷爷，今天彭舵爷被砍脑壳了！”白荷进门就说。“我去看了，吓人巴煞！”

姓林的还真逗硬了？白震远已经听见外面在嘈，听了孙女一讲，还是有些意外。彭子固是远近闻名的袍哥总舵，居然敢动他！

“女孩子家家，看啥子砍脑壳嘛！污糟糟、血窖窖的。”

“我没见过，想看看是咋回事嘛！”白荷说，“我还抢到了血绳绳呢，人些都说是好东西。”说着将一条已经凝固了血污的绳子给爷爷看。

白老爷是当过都统、领过兵的，杀人的事，司空见惯。死刑犯砍头后，哄抢拴他的血绳，向来是刑场一景，都是那些愚夫愚妇，拿鸡毛当令箭，把血绳子当吉物，以为得了可拴六畜，能来财运。真是愚不可及！所以一当处决人犯，无不死囚倒地，一拥而上，抢钱一样解绳子。有些抢到了的，还可当场卖钱。因此血绳子是很不好抢到手的。自己的孙女才十四岁，居然能在一窝蜂的抢绳者中得手，不简单！

正待要叫白荷把血绳子丢出去，忽然丫环蕙儿急慌慌来报：林县长来了！

夫人已将县太爷迎到客厅献茶。林县长一见白震远来了，一句打屁不粘胯的废话都没有，开门就直奔主题：鸦片祸害中国，从雍正时候就开始禁起，禁了两百年，愈演愈烈。现在总算推翻了腐朽无能的清廷，建立民国，相信可以禁绝，请老军门支持禁烟大局！率先垂范，带头戒烟，并将烟膏烟具这些害人东西，清出门庭，由县上代劳，予以公开销毁。

林县长的话都占着理，白老爷一点囡囡头（说话狡辩）都没有。只能支吾道，大烟是该戒的，老夫也尝试戒过多次，每次都死去活来，才落到今天这个下三烂境地。硬戒，只怕命戳脱了。

意思很清楚，只能游游缓缓地戒。

按理说，白老太爷这样做过朝廷命官，打过毛子，立过战功，回乡后名声也好，如今大儿又在军队当团长，真是上上下下，受尊敬的人，说起话来又这么客气，林县长是该放一马的。

但是，白震远是昌县“头一杆烟枪”，光家中收藏的大烟枪就不下百支，

女袍哥

短篇小說

烟斗子更是无数。多少眼睛盯着他？他都不戒，昌县禁烟只能“空了吹”。两百年来禁烟，不就是这门儿那门儿，葱葱蒜苗儿，捞小虫小虾那一套？巨室豪门，纹丝不动。这样的“过场”，简直是开历史玩笑！难道进入了民国，还要烧这锅灶，炒这盘菜？

林县长硬起牙巴骨，对白震远说：“鸦片是英国商人卖给中国的。英国人烧不烧呢？我听说一个英国兵烧了鸦片烟，被绑起来，炮火打死。人家就聪明，晓得是祸害嘛！中国人就这么个出息，甘心当棺材瓢子？“老军门，我今天登门造访，一点都不想说话，只是想请你我换把椅子坐坐，替我想想，没有你的支持，昌县这大烟禁不禁得下来？”

白老太太已在场听了一阵，她早就受够了丈夫的大烟瘾，每天不抽到二两烟么不倒台（停止）。因为政府禁烟严厉，烟价已涨到每两十五两纹银，真是看着银子化成烟，老爷子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搞得她负重如磐。亏得自己惨淡经营，家业尚可维持。这次若能戒掉老头烟瘾，真是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

林县长那一说，白老太就开了口：“震远，林县长亲自上门，苦口婆心，是难得的，也给足了咱们面子。说句要不得的话，他有政府的尚方宝剑，就是派兵来查抄大烟，也不算乱来。我们就不要牵着不走，拉着倒退。你这次来个胸口掖扁担，横了心，忍嘴不烧，我看死不了人。”

白老太爷有点迎风吃灰面，开不了口，还在那里米呀谷子的。白老太把莫管家叫来，让他把家里有好多鸦片，都清一清，归一了，就交到县府。

林县长打轿回衙时，心里对白家老太十分佩服。早就听说她曾是个厉害的女袍哥，辛亥年已经七十岁了，还带领袍哥兄弟姐妹伙，参加同志军围攻昌县县城，杀得清兵弱弱大败。现在年纪大了，不嗨袍哥了，舵主让手下一个章胡氏去当，自己归园田居，打理一份焦头烂额的家产。原以为是一个吃铁吐火的女歪人，却原来是很讲理的。

白老太原想留下一些鸦片，老头子实在撑不住的时候，拿来应急。最后心一横，砍了树子免得老鸱叫，干脆事情做绝，通通上缴。

林县长接连捡顺了彭子固、白震远，烟灰们尾巴都夹紧了。上缴的鸦片烟也越来越多。林县长命令在敞坝子泼上煤油集中销毁，烟鬼们饿了“粮草”

闻烟香，恨不得空气里抓把烟气来过瘾，心里惦记着那些烧剩的烟灰。于是，半夜里，就有游神上街，一到敞坝子，明晃晃的，只见立柱上挂了火盆，里面柴火噼啪。旁边树上绑着平常杀人的宰手余大汉，颈上吊着一只小碗，里面是他抠的烟灰。原来这余大汉也是个瘾客，销毁鸦片时就打主意夜深人静来弄烟灰。殊不知一进场，就被早已埋伏的兵丁抓个正着，绑在敞坝子示众。

这又是林县长一个杀着。从清末起，县衙就成了“烟衙”，从知县、师爷、书吏到皂隶，没有不烧鸦片烟的。上午死气沉沉，都在补瞌睡。晚上，衙内灯火通明，到处设榻。皂隶没有单间设榻，干脆拿席子在打人的大堂里一铺，就当起“地仙”。现在虽然是民国了，情况一点都没改观。林县长放过狠话，总有法不治众之感。现在，林县长拿余大汉开刀，就是要整顿县府，要“县府油子”们晓得，锅儿是铁倒的。

4

白老太为了帮白震远过戒烟关，请来了镇上有名的郎中周经纬。

周经纬原先是个“冷郎中”，没被人打上眼，病人寥寥无几。不得不又当塾师又看病，往往学生背望天书的时候，病人来了，又梭到一边去看病。

有一年昌县瘟疫流行，有人到铁鞭镇请周经纬开药，周开了普普通通的麻黄，就把人医好了。病家回县城一讲，陆续有人来求医。来的多了，周经纬问明都是同样害瘟的，也不一一摸脉了，叫儿子周泰达抬出一溜长凳，让病家排排坐下，一边将麻黄称秤打包，分发到人。这些人治好了，昌县也闹开了。县城的大药房干脆请他去坐堂。连县上名医黄致理，也装成病人，看他怎么处方，一见是麻黄，大不以为然：“麻黄发表，庸医之道！”黄老师金口玉言，说出的话是有人听的。城里的宦宦绅商，谁敢拿身体给乡下郎中做试验？就算治好几个，只怕也是瞎猫遇上死耗子。周经纬只好把麻黄打成面面，说是“引子”，处方时不写麻黄，但必配“引子”，结果都很灵验。那些麻黄面面，顿时被人吹嘘为“秘方”。周经纬在昌县打响了。

回到铁鞭镇，一镇人都叫他“周太医”，病人起堆堆。隔壁邻舍见人气太

旺，干脆搞起“熬药行”，买来一批熬药的砂罐，专门帮从周太医那里捡了药的远道客人煎药。供远客投宿的栈房，也开起两家。另外几家邻居，专负责帮周经纬采草草药。周太医的药铺，不见抽屉格格，只有一间新鲜草药的堆房，外面一个大窗口，里面几个人将还是青绿的草药东抓一把，西抓一把，飞快一秤，装进纸袋，递出窗来。周太医的药铺，养活了周围团转的人。

周经纬来到白宅时，只见白老太爷奄奄一息躺着，只有两只眼睛还能动，却已布满血丝，红如兔儿。昨夜烟瘾来登了，通夜不眠，呼号于榻，阖府不得安宁。他养的那只猕猴，也闹得沸反盈天。三尺银蛇，梭下蚊帐，张着叉舌，满屋游动，蕙儿端茶送水，差点被咬一口。一家人头都大了。一见来了周太医，如来了活菩萨。

周经纬不是头一次进白震远房间。以前来，都闻到一股类似于炒货的烟香，不烧烟的人；都要吸鼻头。这次，进屋就是一种压不住的猴、蛇动物骚气。白震远一见周太医，哑膝膝般的嗓子里，没头没脑冒出一声“救命”。周经纬大大咧咧地说着“没关系”“没关系”，好像面对的是一根灯草，轻轻就可以捡顺。正正经经给白震远摸了脉，在笺纸上一口气写下白术、当归、黄檗、黄连、洋参、炙草、陈皮、天麻、柴胡、木香、升麻、黄芩、沉香、生附子、杜仲、枸杞、枣仁、烟灰十八位药。交给白老太派人去药铺捡，然后轻言细语对白震远说，这方子叫“林十八”，是林则徐为配合禁烟，广集医家之智而成，还上了给道光皇帝的奏折，讲明“忌酸、补正两丸，其法最正”，“林十八”是民间称呼，正称是“忌酸丸”。

白震远一看“林十八”里最后一味是“烟灰”，眼睛一亮，哑声哑气用指头点点那二字，手比画出一个大钵的形状。周经纬明白他的意思，轻轻摇头说，你可千万不要回头，戒烟成功的，都是能一条道走到黑的人。你戎马半生，死都不怕，还怕戒烟么？

白震远两手抱拳，不停作揖。周经纬说，我那朽杆儿药铺，除了草草药，啥都没有。就算是有烟灰，我也不能提供，那是坏你的事，让你半途而废呀！白震远那已如僵尸般的脸上，难得地露出一一点揶揄：“你公子周泰达也是要烧几口的，你就把他烧过的烟灰，给我攒点起来嘛！”

周经纬一听儿子也染了这一水，吃惊不小。自鸦片来到中国，真像传染

病一般，势如破竹。各家只能抱着自己的娃娃不哭。原以为，自己家中，烟毛都没一根，白老太爷深居大宅，居然晓得周泰达也在烧大烟，如果属实，那就是尽人皆知，只瞒自己。

走出白宅，周经纬不回家，径直去镇上各家烟馆，各烟馆大门紧闭，二门闩死，人花花都不见，全被林县长吓破了胆。周经纬心中叫好：幸亏还有林远大这样为了禁烟，不怕把人得罪完的好官，不然中国就彻底趴尸，坏成汤汤了。

周泰达如果真的在偷偷烧鸦片，肯定不敢在家里——不给他打断腿才怪！多半是躲在哪个塌塌。周经纬把铁鞭镇每个烟馆都找遍了，甚至趴在门缝边闻过，有没有悄悄烧烟的气气，没有，确信没人敢跟林县长叫板，周经纬还不想回家，因为自己出诊时，周泰达刚好不在，说不定死娃子正梭到哪里烧大烟呢。想起镇边竹林里，以前有提竹篮卖筍筍烟的，便要朝镇边那一大片楠竹林走，那里更远的地方，就是老林。

忽然，镇街上如起了旋头风，人些又是喊，又在跑，像来了棒客。瞬间，人群闪开，只见一个小女子疯叉叉地跑过来，镇街上的人都像是很怕她一样躲闪。周经纬一看，顿时头皮发麻、血脉贲张：那小女子正是白震远的孙女白荷，两手举到肩部，抓着两只毛茸茸的“手”——呀！竟是一条灰狼，趴在白荷背上，被她拽住疯跑。那灰狼在山间原本可以跑得风快，但被这样拽住，只凭两条后腿，就没了狼的跑法，犹如狗熊站立走路，一如小脚女人，更不要说跑了，所以那灰狼只能被白荷拖起，跑小碎步。白荷脚步轻灵，架起势跑，灰狼时而被整得脚步悬空，时而踢踏在石板路上，根本想不起还可以从颈后咬一口。也许狼天生只知咬喉，不知有其他。

几个小伙子操起了扁担，跟着撵，只等白荷与狼脱离，就下狠手。有人看准机会，给了灰狼一家伙，狼嗥叫一声，露出血盆大口，想咬扁担。白荷闻到了狼嘴呼出的热辣辣的臭气，生怕狼在情急中，猛劲挣脱，边跑边喊“不忙打”。

周经纬也抓到一根棒棒，一同追到敞坝子，白荷“嗨”的一声，将那灰狼从背上摔下地，还紧紧抓着两只前腿，狼被摔了个仰面朝天。那些早已等得不耐烦的人，扁担棍棒齐下，将狼捶成一堆软毛。

女袍哥

短篇小說

白荷已经累得瘫坐于地，两手在背后斜撑着。周经纬见她肩头衣服被抓烂，上面有血口子，忙打开出诊的药箱，拿出药酒，给白荷肩上被狼爪扒出的口子涂抹消毒，问她，咋会让狼趴了背？白荷说，我也不晓得它咋会来趴我，总是饿慌了嘛。

她是出来帮白震远找鸦片的。白荷听不得爷爷一晚到亮呻唤打滚，人更是看不下去，眼泪、鼻涕、口水、汗水一起来，平时尊严的老太爷，猥琐得连叫花子都不如。见孙女进门，竟然对她打躬作揖，央求给弄点大烟来。白荷软了，想偷偷出来搞点鸦片。平时不落屋的费女子，耳边好打秋风，很快就打听到，总有那么几个鬼想钱，挨令牌的，躲进老林里开“筩筩烟馆”。白荷进了老林，这狼就把她当成菜，盯上了。趴人的背，是狼的把戏，懂不起的，以为熟人拍他，一回头，狼正好咬喉。白荷是野女子，到处窜，从猎户那里听到狼有这种招数，脑袋里有了这种弯横。这条灰狼眼睛有毒，看出她虽个子不矮，却是个小人儿，就来拍肩膀。白荷鼻子很灵，马上闻到了背后的骚臭，知道那河水发了，惊得头皮发炸，急抬手，就摸到两只毛爪，白荷不回头，那狼就趴在颈后，等那一口，不料小姑娘手臂柔长，正好抓住了狼的前腿杆儿，怕遭咬，一个劲跑，踢踢绊绊拖着灰狼跑出林子，竟然没跌倒。

十四岁的小女子，就能做出这样胆大包天的事，周经纬不能不佩服，不愧是将门虎女！想起白荷是去老林里找烟贩的，就打听见没见着周泰达。白荷点头说，见着的，人像秧鸡儿似的，一个劲地朝老林里拱。也可能就是人钻荒荒多了，才把狼的地盘占了，出来趴背。

5

当周泰达过了烟瘾，从老林里抄小路走到楠竹林时，眼前一黑：老汉儿正靠在一棵扑了竹粉的楠竹边，盘腿而坐，眼鼓鼓地盯着他。刚才打狼的棒棒，就在身边。见到儿子，双眼像盯一个贼似的，开口就突如其来地问：“今天烧了好多？”

“烧，烧啥？”周泰达懂不起似的。